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五十三編

礪志小說 下冊

孤星淚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孤星淚卷下

第二十二章

二月初旬。買哩。旁晚至聖約克。忽聞後有人行。掉首視。二女子也。一纖長。一略短。衣襖。其行頗疾。如有人追逐者。二女未見買哩。匆匆迎面來。買哩注視之。顏雪。髮金。素帶。披拂交臂。而過。忽摩買哩之肩。聞相語曰。服號衣者來。險爲所鞭。短者應曰。然。語時。忽斜入林中。買哩停足視之。良久不見。欲移步。忽觸一物。似灰色紙。俯拾之。彷彿一翰筒。中貯一紙。買哩曰。咦。必二女所遺無疑。乃大聲呼之。不應。取紙插囊中。復前行。至一街。見幼兒之櫟。上罩黑布。旁燃燭一枝。買哩忽覺生感。思此兒夭死。其母必大戚。然吾以爲尙不若小兒。旣長。敗行之爲可患也。忽又念入盧森堡與挨失脫街時。樹蔭森森。賞心悅目。曾幾何時。桃花人面。人事不常。風流雲散。婀娜秀蘭。其如此。別何是夜。歸解衣時。見囊中所拾函。視之。並未緘封。內附函四。亦未封固。函面俱有受情。凡姓各俱。若有煙氣。觸人鼻觀者。展閱四函中。魯魚亥豕。觸目皆是。辨其文義。

第一函爲寄與甲紀樓侯爵夫人者曰。

侯爵夫人鑒。僕聞社會之成。由於貧富相劑。故人道能不墜也。夫人篤信教宗。道德完善。果有以緩急告者。當無不感扶植之恩。生死肉骨。惟夫人命焉。西班牙國武人阿佛來。因道遠乏資。敬求左右。惟矜鑒不宣。

簽名下。不注地址。復閱第二函。署開賽路第九號。忙勿拿子爵夫人收。中曰。

子爵夫人原察。邇來苦況。筆楮所不能盡。六兒呱呱啼飢不已。幼者僅八閱月。妾自娩後抱恙。迄今未瘳。不幸君子棄我他適。夫人仁者。思妾癯癯細弱。何以爲生。若得潤及枯魚。俾延殘喘。幸甚。拜石敬具。

更拆第三函。文意與上函略同。亦絕糧而登山呼庚癸者。署名文學士琴麓。第四函面書聖也。克禮拜堂善人展。其書曰。

大善人鑒。僕近日窘甚。能承大惠。發宏願。許僕挈女來否。僕生死進退。皆有阻難。惟仁人能早見賜。或枉過僕所居。則感且沒齒懷著。素不敢請耳。

署名爲勿朋篤。係編戲劇之繕寫人。

買哩讀畢。茫然如墮雲霧。莫解其故。且中多訛舛。至尋常慣用之字。亦忽作錯筆。心甚怪異。又四人之名。所謂阿佛來拜石。文學士琴麓。繕戲劇人勿朋篤。其筆跡皆同。箋亦一致。俱粗劣。作黃色。又四函俱帶煙氣。雖文字格式。故作殊異。而辨其錯誤。則又如出一手。至琴麓稱文學士。而箇中文字。絕不優於西班牙之武人。反覆詳審。竟莫可得其要領。四函者。料爲彼昨見二女子所遺落之證據。自語曰。此不過廢紙而已。

次晨七時。早膳竟。欲往公署。忽聞門鑼輕叩。買哩思門未鍵。胡不自啟。蓋意所入者。不外傭媼而已。未幾叩聲復作。買哩呼曰。客請入可耳。門啟。忽聞人言曰。先生慙愧。其聲似缺齒咽糠。破竹枯塞。意必老人飲醉者。買哩顧視。則一少女也。自門入。面白體纖。著薄衣。曳舊裙。一細繩繫腰際。縛髮亦然。肩聳手腫。作極畏寒狀。口啟齒豁。目上下不定。揣其狀。尙未成人而貌。則已似頹敗之媼。思此女曩年必美麗。因枯敗中。

姿媚時時躍出。可想見也。買哩見其面。似曾相識。憶何處得見此人。乃起問曰。令嬢何事來。女子率爾曰。有書在此。聲似牢囚飲後酩酊。作此難堪之音。買哩心厭之。尙未語。見彼女已至室中。不問主人之允許否也。買哩視之。裙多破孔。幾見其膝。跣足翹手身戰慄不已。買哩取書。見緘漆未燥。意必自近處送至。手拆視之。書曰。

鄰右大善士鑒。萍水相值。乃蒙青睞。前慨助貲金。戴德未已。茲鄙人苦況益深。一家四口。終日未獲麵屑。妻又抱病。計無由出。伏惟大善士仁覆如天。涵濡扶植。惟公是賴。倘得賜更生。解衣推食。則銜恩莫罄。圖報靡涯矣。強崛頓首。

另注一行曰

如蒙惠賜。小女謹候命下。萬懇俯俞。

讀竟。買哩方悟前日疑團。稍有頭緒。似黑暗界忽射一光線者。自語曰。此函與四函同一來歷耳。筆跡既同。紙式亦等。文法之錯誤。亦如一轍。煙氣微可聞。爽然自領其首。噫。四函殆出一人耳。買哩又思我雖久居此。然不恆與強崛見想梯間門側交臂。

者不止一次。彼留意我。我不留意。彼故至今。尙生疏也。昨二女子明明爲寄書郵。而我不識。蓋心緒別有所在。不自知目光之幌漾矣。正循思間。又念此貧友。事事乞求。造作僞言。以資奔走。且使二女冒險。不顧名譽。噫。貧者乃至如此。方注視箋上。而女往來室中。絕不羞澀。時坐時立。作種種得意態。且翻架上書籍。更手捫買哩之衣。試其厚薄。又行至牆隅。取得一鏡。漫然呼曰。先生。乃有此鏡。買哩不應。女卽獨口吟身搖。烏烏作愁態。及顧視買哩莊嚴。又忽作畏懼收斂狀。旋至案取書。自笑曰。我能讀乃繙一葉。試讀之。曰。好格門。大廈在滑鐵盧平原中。二句而止。曉曉曰。滑鐵盧耶。我知之。我父曾在彼處因戰立功。此役爲攻英國。我常聞之。我父置書案上。援筆作字。曰。我能書此字。乃書昨晚所語。曰。服號衣者來矣。書畢。注視買哩作奇異狀。漫聲曰。買哩先生。少年風雅。雖意不及我。然我實稔先生。常於梯間遇先生。美哉髮。我實摯愛之。先生曾不念及我乎。故作昵聲。然僅僅減低其高度。而破竹咽糠之元音。終不可掩也。買哩卒不答。頃之顏冰語冷。持四疊函呼與之曰。令孃此物可歸原主。請收。

之愼勿復遺。落女拍手大喜曰：「呀！今竟得此我姊妹已覓之足。爾目盲矣。先生拾之從路間耶？我妹不善爲所遺落，徧覓至夜半終不可得。今則何幸如之？昨恐爲父母責，已誑言投入，尙未致怒。扑語時，彼卽取與聖也。」克之一函曰：「此卽與一老人往禮拜堂讀彌撒經者。此時尙可及致當速往，或可藉得早餐得餐，則可補二日之忍飢。」買哩聞之，忽悟，手探囊試取之。囊適空。女又語曰：「常夜行大街，見樹影疑爲鬼，大廈連雲高似危塔，繚垣如長河，目昏頭眩耳聞馬鳴，又琴音裊裊不知何所，又或以石投我，覺奔走甚苦。人之飢寒乃有此恍惚無狀之一境。」語畢，又注視買哩。買哩乃出五佛郎十六數，曰：「十六數今日足給飯資矣。」五佛郎請持去。何如？女手取口謝，喜躍而去。方及門側，見架上陳紙中有麵包半片，已黥墨。女急拾投諸口，足聲出門外。五年間，買哩茹苦獨行荆棘中，至艱困矣。今日見此女子，則艱困且倍蓰。噫！天下苦境誠無限哉！凡人至無可爲力之地，則必用不得已之一著，以爲對付處境。至無衣無食，無居不恤，以至親至愛者陷於恥辱，蓋在範圍內之。其已消失，旣決破範。

園其外。皆惡孽穢濁之境。此少年女子若來傳苦惱世界中之信息。令人畧知箇中情味者。買哩默念。何不一往視其情狀。若僅擲銀幣。人皆可偶爲之。何必在我。我日與駢居。胡不一留意。彼常歎息咨嗟。我別有所思。別有所夢。夷然罔覺。若我早留意。彼當不至潦倒如斯。此非我之咎。而誰咎耶。此時買哩忽作無限包掃之想。爲絕大論議。竟有一夫不獲是予之辜之概。忽見壁高處有三角孔。爲木格間。墜泥剝脫者。但企足可畢見其室。乃潛窺之。其中污濁如園。草椅一。欹案一。置壞盆碟數事。兩牆隅積物不可辨。光線入自窗穴。窗帘則蛛網爲之。牆壁如貼蠟斑剝。可畏一種黴淨之氣。觸腦欲病。買哩所居地止泥朽木板。入室者履下之泥。與承塵積灰。日久黝黑。惟生火之壁鑪。年須賃金四十佛郎。買哩又見破案上略有紙筆。椅坐一老人。當爲強傭。年六十許。色黃而瘠。神字中露刁猾銳利蠻野之狀。頰下鬚髯鬚然作灰色。衣一女子和服。胸臂皆裸露。袴盡沾泥。或生光思搓之。則騰煙粉。革履積泥隙處。幾露足。指口銜煙管。霧氣蒸騰。買哩正窺望間。強傭忽擲筆拍案。以拳抵紙。攢眉裂眥。

作大聲曰：「嘻，我氣可吞世界。」語忽止。顧見火爐下一肥婦人，約四十歲，亦著粗衣，以敝舊絨布作裙，單污穢之犢鼻褌。較之男子，實特別傀偉。髮赤亂，復灰白。兩手粗短，常搔首弄髮，形益慘怖。其室隅積物中，略有動息，細審之，似爲一少女子，團伏彼處，更諦視，則果爲十四五齡之女童。確辨爲前日晚間所遇二女子之一。房內毫無生活具，不知作何職業。彼隅則見有鐵片物，不知何用。此時強崛復舉筆作書，想又作句乞計耳。

第二十三章

買哩欲下，卽見其門忽大闢，一長女入，著男子革履，泥痕狼籍，外衣垂敝，口呼曰：「來矣。」強崛厲聲問曰：「何人來？」女曰：「施恩者。」曰：「自聖約克禮拜堂來乎？」曰：「然。」乘馬車來曰：「果然。」曰：「在門外矣。」我至禮拜堂中，見其坐原位致禮畢，呈書讀竟，彼卽問寓何所。我一一答之，且曰：「我當引君。」彼曰：「無須。」爾我倫識寓所可乘馬車來。我告以處，彼甚驚駭。逾時曰：「待彌撒經讀畢，當偕女至。」曰：「然則果至乎？」曰：「無疑。」我不誑。強崛忽躍起，呼

其婦曰。急熄火。鑪婦不應。彼立起。取鑪額上所貯鉢水。潑火鑪中。以足踢坐椅。且洞穿其坐處。呼曰。寒乎。曰。寒甚。行且雪矣。強崛向室隅積草中。叱其第二女云。愁兒無識。盍速起。拳擊玻璃窗。碎其一片。須臾。見女子起。聲嘶氣顫。曰。寒哉。曰。我言爾未聞乎。女子果企足伸拳。搥玻璃。刮然碎墜。地作磴礮聲。強崛目視四周。忽婦人起曰。我應作何事。曰。汝速睡。座隅乃持茵伏臥。座隅少頃。聞咽泣有聲。曰。何事。旋見次女從草中伸一血手出。強走至母前。伏於地。蓋搥玻璃時所受之創也。強崛曰。甚佳。我本欲爾若此。乃自裂衣襟與之裹縛。時酸風刺骨。自破窗入。雪花亂舞。強崛又巡行若種種。預備心口相商。必使周到而後已者。乃以手取灰糝。滅將熄之炭煙。然後徐坐地下。以首抵煙囪。自語曰。事定矣。

逾時。不作聲。長女搓衣上泥痕。次女鳴咽。婦手捧次女面。曰。母哭哭不已。則爾父將怒。語時。接吻之音。嗟。嗟。不已。強崛曰。哭哉。愈大哭。愈妙。復顧長女曰。呀。彼不來。奈何。冤哉。恨彼富人。假借仁義。讀經講道。彼自處富厚。欲要結人心。猥以衣給人。我視之。

直破布耳。或給麵包。直糞土耳。我不需此。必傾其銀囊。而後快。然我亦不宜多財。恐悉以供飲。吁。彼等之財。何自來。亦古人所謂盜賊耳。語未畢。忽有叩戶聲。門甫啟。尙未入。強崛亟作鞠躬狀。連呼曰。何敢有勞先生枉顧。請入略憩。忽又笑曰。美麗之令孃。亦至此乎。須臾一修偉老人。昂然入。後隨一少女。翩若驚鴻。光艷照耀。買哩目一孔。忽大奇駭。此時心目中之所感觸。爲巧舌妙筆所不能宣。但自語曰。噫。此女卽彼美耶。異哉。六閱月以來。似忘未忘。忽一觸發。其目光明媚如故。顏亦無改。惟更嬌白冠紫藍絨雲冠。著黑絨衣。益增嫵媚。心躍躍不已。彼長女在門旁竊視此女。似懷妬意。屋內黝暗。自外人入者。驟不見人面。意處內者。視外則較明晰。老人旋致一襪曰。此中有衣服衾褥。可取用之。強崛鞠躬至地曰。賜之幸福。感謝無既。旋顧長女微語曰。何如。彼來不過敝衣數事耳。無他姑受之。又私詢曰。彼函簽何名。曰。勿勃脫。老人則甚殷勤。且語曰。君苦矣。強崛曰。勿勃脫繕寫戲劇。語時。聲如乞丐狀。跳躍如野豕。又曰。我曾在打爾買爲學生。頗得意。今薪火俱絕。妻子飢寒。窮窘計無所出。近兒女又

受夷傷語時。少女忽促步至彼長女前曰。苦哉。強崛又握手示之曰。彼作工。每日得值六數耳。爲機所軋。受傷至是。老人與女皆歎息。強崛目恆斜注老人。似曾相識而已忘者。竭力伺察。欲知其究竟。當老人與其女慰問時。強崛私語其妻曰。此人須留意。復正語老人曰。先生視我所著衣。得勿姍笑。此蓋拙妻之衲衣也。無奈服之。然不得出門。坐困於此。妻病。女傷。購藥無資。女頗循謹。足跡不入戲館。今因窘迫。將嫁爲衆人之妻。噫。勿勃脫氏何辜。乃有奇辱。明日爲居停主人索金。最後之期限。限今晚。若尙不得此四人必被逐於外。風雪歲寒。何能露宿。然賃金歲計。且六十佛郎。一時安能遽獲。讀者思之前歲賃租共四十佛郎。買哩已爲代付兩年。計今尙未及六月。強崛蓋欲因此多索耳。老人既聞此言。探囊出五佛郎。又解外衣置草椅上曰。勿勃脫君。今我忽忽出止。攜五佛郎。不敷給與。能容我送女返。晚時續齎六十佛郎至耳。強崛大聲致謝曰。長者厚惠。沒齒不忘。今請扶先生出。三人乃魚貫下樓。買哩於彼室內所爲宜覘之熟矣。然實尙多未見者。因買哩貪注視彼美其冠履。顏

色審之了。了。餘則無心及之。天星朗耀。不及彼美之容。采買哩。安得不狂思欲一聞語聲。以爲快。雖用十年之心力。苦求之。尙不自悔。所恨強崛之惡聲相淆。不能悉聽。須臾。女欲下樓。思追尾之。取冠啓門。忽轉念。駐足。倘爲老人見。必識我。則事敗矣。躊躇不已。最後決意冒險。由梯捷出。見馬車已向倍格路折行。將入城矣。買哩出門。急追之。及歧路。車又折行。遙望更轉向一路。意欲隨馬車徑去。則車中老人且識我。疑我有意爲此。則趑趄不前。忽一馬車過。中虛無人。買哩欲乘之。車夫見彼逡巡作窘急狀。衣領敝缺。似年少落魄者。車夫以手指相捻。伸掌示索錢狀。買哩問曰。何如。曰。車值買哩。曰。回時併給。何如。車夫不應。口作輕薄聲。策鞭徑前。轡轆而去。買哩自思。所乏四十數耳。致目前愉快愛戀之境。生大阻力。悔五佛郎給貧女。若有此。豈不供我揮霍。闌珊返寓。太息不已。入門。又窺強崛室中。有人閒話。強崛已服老人所贈衣。其友皆形狀粗暴如盜。意晝寢而夜動者乎。加勿來曾告我。夜須留意彼鄰。今頗感觸之。殆果然耶。警察捕邏未已。但未發覺耳。買哩既入室。伊長女忽隨之來。心大恨。

以爲取我五佛郎去使我不得暢觀彼美皆彼之咎既入室欲闔戶而女已一手抵門買哩曰來何事彼仰目注視作憂愁狀曰殊苦甚先生顏色頗憂疑果何事又曰先生必有事乞告我買哩曰速去我無事勿溷我買哩仍推門門爲手抵不得闔但聞女語曰且緩頃者先生待我厚我不願見先生憂苟可効力無不從命我常能分父憂今先生之憂我亦願分任之如有函件或覓人皆我所能先生盍一遣我買哩忽轉念觸所思乃變計曰請爾聽我言女微語曰先生語略小何如我畏聞厲聲買哩曰今日有客訪爾父乃爾所引入者爾當知此客之所居盍言之女曰住址我實不知買哩曰然則何不爲我覓之女若無意味慢聲曰先生欲知其所居曾識此老耶買哩曰不識女曰然先生殆欲識此老及此老之女噫彼美女子也先生欲識美女子之所居乎可囑我我能覓彼美女子所在買哩聞之頗慙然曰父女所居欲知之耳何刺刺述女美與否我何與此女俯首視卽退行去買哩獨坐室中少頃倦甚偃息牀上思今日自晨至此不知幾許變幻忽聞隔牆大聲曰定屬此人爾識之否

買哩深自奇異。彼言何人。殆炯秀蘭之父。強崛已識其行徑乎。猛躍起如前竊視。見室中景狀如故。惟妻女衣服嶄新耳。強崛繞室往來。目睽睽作奇異光。婦人忽高聲曰。果是人乎。勿悞認。強崛曰。必無誤。雖距八年。然我尙識之。安得不識其狀貌。語聲如故。且不加老。惟所服較前光緻。語畢。微哂曰。奇詭之老奴。今日入我殼中。必勿令脫。乃呼二女出曰。今晚五句鐘必來。有用汝處。慎勿離此。買哩愈奇異。旋聞強崛與婦語隱隱。逾時。忽強崛手交叉。作乾笑聲曰。彼少女。買哩急側耳細聽。精神注射。然彼俯首與妻語。苦不聞其妻聲。忽縱曰。卽此女乎。曰。然。妻曰。恐不合。且又明明貴族女。豈似昔之齷齪猥瑣者爾。言必不然。強崛曰。必無誤。爾後細審之。卽得矣。其妻忽持拳奮起。怒目露齒。狀絕可怖。曰。小畜乎。若果然。我剖其心耳。自牀躍起。鼻動口哆。作種種怪異狀。強崛仍蹀躞如前。旋叉手停步曰。今日事機遂矣。好爲之一生吃着。不盡。婦曰。何謂強崛又復小語。買哩用意細辨曰。今日備擒此老畜耳。數友助我。已約今晚彼贈六十佛郎。至卽可行。忽又手指買哩室曰。彼往餐館乎。此人恆至十一

句鐘始返。守門嫗將出浣衣。我輩可安行此事矣。買哩悚然。語時強崛至窗窺望。仍雪花亂舞。乃曰。天氣可厭。須臾持帽出門去。忽又入曰。幾忘之。顧二女曰。須購炭速往。乃以頃所得五佛郎。擲與其婦。問曰。欲購家具何肆。最近婦人曰。買非太路耳。強崛領之。闌門下梯去。買哩聞時鐘報一下。

第二十四章

買哩雖在夢想間。然彼本性質活潑。思想深密。當戀情發達時。而嫉惡之性。終未沮沒。譬之見一蛙。不妨聽其生殖。而見毒蛇則必致斃。以爲快。今所見聞。殆與毒蛇等。旋自語曰。此惡人。不以手槍餉之。負少年天職矣。惟事頗曖昧。殊令我悶悶。不獲端緒。但此人必施毒手於彼仁愛之父女。以怨報德。凶殘之常事也。更視強崛之婦。在室隅出一鐵鑪。殊無他異。買哩乃離孔不視。自思局勢如此。我欲與聞。下手何在。往報彼父女預備抵拒乎。則不知所居。若待諸門左預告之。使之不入。則強崛已合數友爲守。恐寡衆不敵。輾轉籌思。不獲善策。自語尙有五小時。或可爲力。乃披衣戴冠。

結領而出。輕步下梯。作小兒足音。出門行。甫至倍格路。聞短牆角有人言。企足望之。則二人倚牆作細語。一有鬚。著外衣。一則髮長。衣敝。俱素不相識。買哩仍竭力辨其語。曰。每人至少五百多。則十年至少亦五六年。一人悚然曰。然我輩不宜爲此。髮長者又曰。言未始不然。但老人何名。旋忽攢眉曰。險甚。擒住耳。語畢。卽散。買哩思此靜所。作隱語。必大秘密。恐與強傭事有關係也。卽走入最近之警署。思今日若有五佛郎。必乘馬車。尾黎不來。則斷不獲聞此秘密。彼父女將死惡人之手矣。然則身無佛郎。若微天幸。於是意頗自得。若已得救。彼父女者。入署登樓。覓警長。役人曰。長官出。惟監察官在耳。有要事。亦可見。買哩曰。可急隨役入長官室。一顧而長者向鑪火取暖。面長瘦。有鬚。目光銳利。見買哩入。詢何事。曰。有秘密事發覺。曰。亟述之。監察官注視買哩。似有疑急狀。時買哩急述強傭之謀。且言五十二號與五十號之異。監察官沈色正語曰。卽加勃宅甬道底一室乎。曰。然。監察官不語移時。自以足向火上下。買哩曰。此語我嘗聞之。卽短牆角二人所語也。監察官曰。老人何名。我頗生疑。姑不論。